



为女友“增收”



○范江公 著

很快，有人给宋红鹭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姓陈，比宋红鹭小7岁，也是个北漂，不过人家可是正宗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拥有学士学位。

小陈身材窈窕，面容俏丽，嗓音甜美，也是安徽人，滁州农村的。宋红鹭跟她处得很好，都是北漂，从经济角度考虑，加快发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相处还不到两个月，就搬到一块儿住了。

宋红鹭跟小陈处下来，觉得这姑娘什么都好，就是比较喜欢花钱。宋红鹭后来总结说：“其实，我的犯罪就是从小陈乱花钱开始的。”

这话似乎也有道理，小陈月薪只有2000元，要寄回家1800元，平时的开销基本上得靠宋红鹭了。宋红鹭的收入比小陈只多1000元。这点钱扣除房租后，如果节俭过日子，只要不发生意外，还是可以过下去的。可是，遇上小陈这么个“喜欢花钱”的姐儿，那就另当别论了。因此，宋红鹭要维持这个局面，那就需要一个措施：增收。

正当宋红鹭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恶补风水学知识时，有个人找上门来了。

来人30多岁，说一口河南话。他自称武学义，许昌人，是做土产生意的。宋红鹭听了感到奇怪，做土产生意的来找我干吗？武学义解释，找您不是为生意上的事，而是另有小事想麻烦您。

哦！我明白了。可是，老武你又是怎知道我的？

这个嘛，是高哥介绍的呀！武学义说着，掏出手机就拨打了高大升的电话，接通后把手机递给宋红鹭。

高大升在电话里对宋红鹭说，来人

是许昌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老板，按照农村习俗，人在外面发迹了不能忘祖。所以，武学义想给已经去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好好建造一座墓园。

武学义有点儿迷信，非常相信风水。举个例子，他在许昌、郑州买了房子，在安阳置了别墅，装修时都花重金专门请风水先生替他看了风水，具体指导应该怎么装修，这才敢动工。这次建祖坟，那当然是不敢大意，所以一定要请一个靠得住的风水先生给他选址。高大升听说此事后，就热情地向武学义推荐了宋红鹭。

宋红鹭问高大升：“既然武先生之前已经数次请过风水先生看房子指点如何装修，那为什么不去找已经认识的风水先生，而要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找我呢？人家风水先生可是专业的，我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

高大升说这话问得好，我向武学义推荐你老弟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武学义说了，以前替他看房子指点装修的先生，那是专门看阳宅的；墓地是阴宅，属于风水术中的另一个范围。他请的看阴宅的那位先生姓程，据说在许昌还有点儿名气。武学义的意思是，程先生的名气虽响，但都是当地人在说，所以想请一个从外面来的风水先生去看一看，也想核实一下。至于报酬，武学义不是一个小气人，肯定不会亏待你老弟的。

宋红鹭眼下最需要的就是人民币，所以，只要有钱挣，他就愿意干。

到许昌时是晚上10点多钟，有车接站。先去吃饭，饭后已是午夜，宋红鹭寻思该去宾馆住下了。哪知武学义直接把他拉到乡下，进了一个有高围墙围着的院子，里面还有守夜的狼狗。武学义说，那是他在乡下的家，权且住一宿，明天去市里找家高级宾馆下榻。宋红鹭当时也没觉得有问题，就按照武学义的安排住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

问题是次日早上发现的，宋红鹭醒来时已是8点钟了。洗漱后下楼，院子里的狼狗已经被拴进狗窝了。在等着用早餐的当儿，他就在院子里散步，这时才看清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前后都有院子，中间是一幢三层上下共15间屋子的楼房。

宋红鹭踱到后院，靠墙另有一排平房，那是用来放粮食、杂物、农具之类的仓库。宋红鹭走过其中一间屋子的时候，因为门开着，他随意往里面一瞥，竟然一下子就愣住了！啊，洛阳铲！



金钱代替不了亲情



○作者 钟琴

从此，妈妈开始了对女儿越来越严厉的学习要求，不如意就变本加厉地指责和埋怨。

爸爸在一旁心疼不已，私下里劝说莹洁：“你别再逼孩子了，让她随性成长吧。”但是，当妈的已钻进了牛角尖，就是不服气。直到有一天，当发现孩子头上有一块掉光了头发的头皮时，一直忍着的丈夫不干了，开始向妻子大声抗议。

看到平日温存的老爸为自己打抱不平，竟能当着自己的面向老妈“开火”，莹莹意识到：“原来并不都是我的错，妈妈的做法原本就是不对的！”长期积聚的怨愤火山般爆发了，莹莹竟然也冲着妈妈开始了大胆的反抗。

莹洁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莹莹的眼睛突然亮了，随后就大声喊了起来……”

女儿的抗议让妈妈非常痛苦和悲观。随后，妈妈选择了彻底放弃，不再过问女儿的学习，甚至家长会也不参加。“我管得不对是吧？那好，由你爸来管你吧！”

直到现在，莹洁仍说，与女儿在一起的时候，娘儿俩的内心总有些说不清的东西横在那里。

这个东西是什么？其实是母亲缺少了柔情。这种柔情在它该生出来的时候，就被当母亲的压抑下去了。母亲与女儿的感情互动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甚至会延续一生。

在对孩子近乎偏执地要求的同时，莹洁母性的温存被强势所代替，以自己的优秀资本强求孩子，以为自己的优秀应当成为孩子的“模板”，不料，换来的是孩子对这个“模板”的憎恶和怨恨。

母亲应有的温柔细腻的爱，对孩子的心灵抚慰特别重要，不可借用任何替代品，包括金钱。

刚子在一所艺术学校学弹钢琴，住校但从不与人交往，独来独往，性情非常孤僻，他的博客内容也充满了伤感。周末的时候，其他同学被父母接回了家，刚子则一个人留在学校。每隔一个月，同学们总会在学校大门口见到一个衣着讲究的女人与刚子匆匆地说话，随后跳上车匆匆离开。临走前，她总会递给刚子很厚一沓钱作为生活费。那是刚子的妈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经营跨国公司。

唯一可以与刚子上话的丹丹告诉我，刚子很小的时候被寄养在乡下一个老太太家里，从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亲人。突然有一天，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刚子始终这样称呼自己的妈妈）出现在他面前，说自己是刚子的

母亲，并给了老太太一笔钱，将刚子领到了大连。

刚子告诉丹丹：“如果突然有个人‘空降’在你面前，告诉你，她是你妈，你是什么感觉？”他当时的感觉非常滑稽，先是懵懵懂懂，然后是愤慨和悲伤——你无法想象突然间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如同戏剧一样，让你辨不清东西南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是真是假。

刚子的原话是这样的：“这个‘女人’直接把我送进了学校，告诉我先学弹钢琴，再学绘画，同时学英语，让我像个绅士，然后要送我出国读书。真可笑！她就这样突然来安排我的人生，从不问我想做什么。她说自己很忙很忙，东南亚到处跑，没时间和我在一起，让我照顾好自己。我本来就没觉得自己有亲人和家，所以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丹丹说，刚子的妈妈每月会准时给刚子很多钱，刚子就大手大脚地花钱，一点儿也不心疼。刚子从来就没有家的感觉，也没叫过“妈”——刚子在这儿也找不到感觉，尽管他在花“妈”的钱。

妈妈还对刚子说过，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断绝刚子的经济来源。刚子非常不屑地说：“她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任意摆布我？我还不至于那么弱智！”

听完丹丹的介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放下，脑海里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想象中的一双冷漠而阴郁的眼睛。这双眼睛充满了对周围的防范和不信任，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和怀疑。

我猜想，刚子母亲的生活经历里一定有难言之隐，但不管如何，用金钱作为亲情的替代品，则是铸了大错。

副刊 — 电话：65233688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定制方法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